



開平縣志卷五

輿地畧四

風俗

相噓成風相沿成俗風俗之原繫乎國家之禮教故太史陳詩
風傳十五蘭臺紀史俗辯九州雖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而鑿雕
為樸革薄從忠操移易之權者未可因任為也今志風俗分習
尚禮節歲時居處器用方言

習尚

男務耕耘女勤紡織器用儉樸少雕績之飾衣裳布素無錦繡之文

此素風大變於光緒中葉以來又男多出洋女司耕作古者男耕女織夫耕婦饁無以婦女露體塗足雜作於田間者北省至今猶古也北人南來初以婦女裸足不襪為異事何况裸足至兩膝以上今不獨田間然矣

婦人不輕出出必以扇障面男女異途而行

禮男子由右女子由左本來男左女右於道路

獨不然者道路屬地地道尊右故以由右尊男子也

嫂叔非歲時慶賀不相見非疾病患難不

913.733

7710

2

登記號 51182

35年 10月 6日

相授受不交言閨房之肅也

禮嫂叔不通問並不制服自唐始制嫂叔之服為小功五月後世因之

四民相參讀不廢耕水習網罟山業樵薪童子幼時必就蒙館受讀

故雖農人販夫皆能解書識字

自改學堂須多開資民教育方能普及

百工手藝為於農隙之時不尚淫巧末伎貧者或績麻編竹以為業

無徒食者

今則麻竹等物徒為淫巧者之原料

地多產穀販糶間出新會甘竹其餘布帛縷苧蔗糖青蒟等類以本

地所產貿易携金作賈赴江浙則稀矣

邑中作賈於各省者司徒族人為多餘或向美洲發展則

又工富商貧以貨稅太重難獲利也

生徒分嚴請業則起講必立侍

禮坐侍右立侍左立則著地其侍左亦以地道尊右不敢當尊故也

富

者多自延師教讀貧者或聯合牕友就公所延師以便肄習

今則指為私塾

而干涉之矣傳業亦講者立聽者坐

科舉時代鄉會試有中式者捷報則鳴銅鼓親友咸致燔豚為賀入

泮亦然

學堂畢業亦有致燔入賀者獨鳴銅鼓則咸以爲笑

疾病不愈者延巫人用三牲祭於門以米篩盛而送之謂之設鬼

謂亦

之扛米篩

俗喜爭山常有挖骨之控今奉例四丈之外勿許佔踞爭端稍息

又有誣告命案往往牽累無辜以致被控之人破家蕩產屢經懲治此風漸革矣

按墳山之案由於誤信風水誣命之案由於訟棍擺唆獨不思以他人祖宗之墳墓爲已有於心何安昧心理而求地理山川豈肯効靈乎若係無主之墓被人毀佔其地不吉可知又何必犯發塚嚴禁置其親於絕地乎至於投繯溺水本是輕生乃即居爲奇貨或借端勒索銀錢或迫令破產殯葬專以家之肥瘦爲詐賄之重輕桀黠構煽遇事風生其爲小民之害尤非淺鮮

若地方官遇此等事件能明以察之嚴以懲之庶幾有瘳乎

以上

全錄王志
添入夾注

禮節

冠禮無用三加者臨娶始行之三加者初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

爵弁今祇一冠而仍存三加遺意以祝辭略為停頓分一次再次三

次也

古者二十而冠與昏禮不同年縱使同年亦不同月日攷番禹志有娶之前一日加冠醺子者然即冠昏同日可從權也惟冠是成

人禮至重者當之甚或冠之賓必須有德望及知文學者今惟以夫婦全多子孫者當之甚或冠之賓必須有德望及知文學者今惟以夫婦

從周公所定祝辭其辭見儀禮士冠禮始加祝曰吉月令吉日始加元服

敬爾威儀淑慎爾成德壽考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

威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此成厥德壽考無疆受天之慶

冠少用醺禮祇請客云醺酌耳

醺是醺盡之義飲成人以酒酒必盡

以醺禮之餘則以酒醺之醺比醺其酒味為淡近於太古質之冠子以尊適也據冠義孔疏周時適子亦有用醺不用醺者故後世凡冠子而

酌之統名曰醮是日請客統名曰醮酌又見有請客以嘉酌代之者惟嘉禮不獨冠昏凡一切慶賀之禮皆是嫌僮侗也

冠則命之字名字應相切

相切有正切有反切正切者如仲由字子路宰予字子我反切者如韓愈字退之朱

熹字仲晦

今不切者多矣徒取吉祥甚有冠後一兩月或一兩年然後字

者最奇未加冠命字先改別字非獨古無別字之例也即例由習慣而未有正字安得有別字乎

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今之夾年生即古之納采同時問名不別行禮也 定親即古之納吉且雅其辭曰文定

詩文定厥

也文定兼納徵言之非如今之定親便了

做禮即古之納徵

徵成也所以成其親也宋政和避仁宗嫌名改為納

成司馬書儀以春秋有納幣之文改為納幣朱子家禮因之古於六禮惟納徵不用雁以其有束帛為摯也今則正惟納徵用雁以雁難得用

鵝代之鵝名舒雁見爾雅釋鳥故以鵝代雁不嫌也

送日子即古之請期做禮時多將日子

放帖合內女家受之遲日用少許禮物同一遵期之帖或此帖於做禮之日放在回帖合內此簡而可行者 迎親少行親迎禮物亦比

做禮從減獨果子如棗子蓮子芝麻子之類則加多女家即以便送女之用棗子取其早子也蓮子取其連子也芝麻子取其子之蕃盛也

古多同音假借士昏禮摯舅姑用棗栗脩賈疏棗栗取其早自謹敬股脩取其斷斷自脩

新婦下轎尙見

太陽者多男家先通知女家謂要早來取其帶太陽入屋也於昏禮

昏字之義不對

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疏昕明之始也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用昕君子舉事尙早故用昕旦也用昏

穎迎時也取陽往陰來之義且記云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女子對於父母家多留一時則多盡一時之情用昏不用昕禮本人情者如是今俗少用昏而儀仗雖白日不廢提燈則用昏之古意猶存焉且近今夜行多不測昏字得其意足矣查鶴山風俗竟有昏尙不來遲至天將明姑至父不可爲訓

新婦入房向新郎遞雙杯是禮文合卺之遺其時

新婦有女子爲伴姑新郎有男子爲伴郎如記所云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唯伴姑常彬彬有禮而伴郎則謂之亂房又謂之反新娘禮數曾伴姑之不若閨闈之間婦女所聚乃羣飲喧呼恣爲諧謔鬧房歌亦媒黷不堪禮本以厚別爲義反以無別行之可乎

新婦戴花

篷他邑或用紅布代之謂之頭帕 嫁女以妝奩相誇耀尤尚糖梅

親友造新昏家戲索以爲熱鬧謂之打糖梅此風東莞最盛見莞志凡

速客于新昏之翼日曰梅酌本此 梅酌日見家廟翁姑親黨獻幣

帛悅履謂之荷惠翼日拜竈主中饋 邑嫁娶向來崇儉近年奢風

大開有中人之家而一費千金或數千金不等者匱聘與酒食之費

俱奢也俗尙早昏因此不患過早而患過遲男女風氣多受影響有

倡崇儉會者尤爲嫁娶提議惜旋舉旋廢但有其舉之終有一日成

爲風氣則莫大之福力也又必倡自縉紳之家轉移更易

鬼男娶鬼女鬼女嫁鬼男謂之冥婚非嫁娶之正也殤未成人何得

以成人之禮待之通鑑建安十三年疏
原辭曹操事可讀

在制嫁娶忍心殊甚革而正之是在乎識禮之家通禮言議昏者無
碁以上服方可行

之碁服尙不能議昏何况三年春秋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傳
曰三年之內不圖昏圖昏即議昏服制未滿二十七月非獨納幣請期

迎親不可行即納
采問名納吉亦然

邑中喪事凡喪者於易簣時家人爲之安放正寢若男而父母在堂則置廳側婦少而夫與姑翁咸在則設于房內示有長者在不敢與尊親敵體也及卒服三年者散髮跣足易素辟踊號慟張白幕男服於左女哭於右墊草而寢倣古人寢苦枕塊也不葷餐不浣濯鄉鄰咸餽以粥此本古孝子啜粥之義也出殯其有服人等咸于大門外穿孝服斬衰則以絡麻爲之冠則垂纊充耳期則粗麻功則素布戚友來弔咸送至山棺頗落塚孝子奔歸不親掩埋

其所以不親掩埋而速奔歸者希冀

親死復生歸而欲得見之不見於塚或得見於家慕親之至也禮記問喪云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今人於孝子送葬而反即扶之巡行安屍舊處又由堂入室然後大哭一頓其去禮意未遠也

歸至里門外即脫孝服男則髮扭兩股婦則以竹釵挽髻

至晚設靈屋供靈牌詩禮之家仍有靈前寢地至百日者每七日一

祭祭必以夜至七七而禮終戚友致奠儀祭品聯章者名曰掛祭承

靈期內秋祭曰做七月半冬祭曰做冬富貴之家有延僧道建醮放

餓者

佛家稱施食為餓口謂餓鬼名面然亦名餓口言火餓出於口而面若然也唐時譯有佛說救面然鬼及餓口餓鬼等咒皆今放餓

之緣起既自命為儒家不應從此勿用僧道祇用巫祝神可也士喪禮言巫司巫云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每逢祭期穿孝服若常服百日內則素衣草履婦則竹釵椎髻素服素鞋男女不出里閭即在鄉間亦咸戴篋帽途遇親友不相為禮百日後夏則麻葛冬則灰玄棉布去草履易布鞋婦女去竹釵仍素粧淡服不做年節不通慶弔不赴宴會每遇年節親戚先期致送糍餅以祀之其不臨時餽遺者以喪家不能慶賀年節也故地僻陋而禮尚謹嚴獨惜近則數月遠則及期即撤靈易服名曰除服未有終三年之喪者

三年不數閏鄭康成主二十七月王肅主二十五月應從鄭不從王

此實短喪而顯悖乎禮

教也降至今日世變愈下有未滿七七而除服者孝子居喪不別製

孝服長衫馬褂赴宴叙會往來慶鬧場中人不辨其爲孝子而彼亦不知爲棘人孝道之薄未有甚于此時者也至葬及三年二年或年餘以地宜爲準即起棺拾骨儲以瓦礫移葬高潔之處明知開棺有傷子心及大千例禁然南方地多卑溼易生水蟻習俗相沿保存骸骨擇地安葬亦孝子之用心有不得已焉但礫葬之後仍然數易其處謂非風水之惑不可

邑例於易簣時預將最潔之袍服穿足病人身上以爲穿在死後則死者便爲無衣之鬼然則奠在死後亦爲無食之鬼乎是惑也人臨死又多前後便洩洩則潔者污矣且按之古人二日小歛三日大歛之說不合讀禮文如喪大記便知之

喪葬用樂竟成普通不獨邑中然也又士民無服時衣履多用縞素故昔人詠俗詩云簫鼓不知哀樂事衣冠難辨吉凶人

周禮夏官大僕云大喪始

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注戎鼓所以警衆也地官鼓人亦云大喪則詔大僕鼓皆與其他鼓樂爲快樂不同

喪葬之日須俟外戚來弔方出殯婦死尤必待外家之至凡子壻孫壻未嘗因喜事來者先著吉服拜謁祖先退而易素服入弔喪家予以白布制服卽柩成服

哀啓甚非禮孝經云孝子之喪親也言不文若欲見死者之生平當以親友代作行述

有一種惡俗每遇已嫁姑姊妹女子之喪牽率多人名爲弔哭實由平日之不相得外家習聞浸潤之言積嫌生怨遂于其人之死一洩以爲快雖使白首安枕亦爲冤抑非命之言以誣死者大索轎工婢僕下人恃勢陵轢中產之家因此破敗至或因一時反目遽爾投繯感中夜妖魔忽然隕命乍聞信息蜂擁而來婦女數輩以檢傷男子串同而索賄其情狀更不堪矣

東莞志引香山志如此本邑亦有之多是百姓施於小姓者

俗多禁忌凡死於外者不許歸殯要於村外蓋棚辦殯葬事夫論語鄉黨言孔子者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殯猶周人殯於西階之上也

見簡氏論語集注補正述疏

未聞當時昌平闕里以爲禁忌而阻之此無所歸

而有所歸也今明是家人反不許殯於家則有所歸而無所歸矣舊

村猶曰積習難返凡建新村宜及早提議變通此例著爲成規事關

仁孝誰不樂遵

按鄉黨之言朋友於我殯者但爲之殯斂足矣不必是已西階上也若是家人客死歸殯必應西階上無疑

買水似乎古人浴尸之禮然以水浴尸不待買也桂海虞衡志云蠻

俗親始死披髮持缶哭水濱擲銅錢紙錢於水汲歸浴尸謂之買水

今從蠻俗非禮也

銘旌懸之柩前宜用絳帛七八尺寫某銜某姓字先生之柩墓碑亦

寫某銜某姓字先生之墓或云某公亦可以銘旌及墓碑古皆請人

題之今俗多出子孫口氣不合體

俗例於大斂入棺後有子孫在外未得歸者停棺蓋以待徒使屍氣遠聞宜依禮三日大殮即行蓋棺免使人惡死者也

瘟疫時期有得病者不論是否疫病雖其家人亦動輒離去以避傳染致病人飲食醫藥無人經理本是小病弄成大病本可以生卒至於死甚至父母之喪鄰人亦相戒其子女無得開聲號哭勒令即日

出葬不許經宿以爲可無傳染之災也固是忍心亦太不知命

晉咸寧中

四代神主設於正寢中間有某郡堂上歷代祖先神主隨其節序致

祭尤以生辰忌辰爲重祖先之上級必奉觀世音

唐避太宗諱故祇云觀音法華經云

苦惱衆生菩薩觀其音聲皆得解脫以是名觀世音俗多作婦人胡石

麟筆叢王世貞觀音本紀皆謂古時無作婦人者該餘叢攷據南北史

駁之觀音是婦人蓋六朝已云然矣而其爲外教則一也近來多不奉祀之並於祖先亦不列神主而以某門堂上歷代宗親爲總括之辭

邑諸姓各有宗祠並置祭田潔奉蒸嘗之外或族中有讀書入泮者

獎以花紅登賢書赴禮闈者助以路費平時月課名高列者給以膏火所以勸學也飲福於祠年登六十或七十者得與於席壽高者居上以年爲差所以敬老也惇睦宗族莫善於此自改科舉爲學堂獎格亦按科舉例酌行之

科錢入主祔祭宗祠向爲踴躍固仁孝之見端亦適得親盡不祧之祭也

按祀典者天下之大禮也建祠以祀先人禮之正也無建祠之金宜捐金以建之哲人之言曰富於金者遺多三幾萬以給後人徒供其浪化何如捐多三幾萬以奉先人而展吾孝思或富者難得各子孫量力爲之積少成多亦無患祠之不成祠成勒碑以表章之或登之家乘壽之族譜亦足以酬矣其眞能象賢或有功族姓者配祀於祠此公義也

省中簡氏宗祠行之

順德簡朝亮倡此議

若不論賢不論功捐金即得配祀似違公義然於私義有取焉者以其按世數為昭穆或世數同而年月之先後不亂則私義猶去公義不遠也其害義者同一祠堂座分正旁出金少者世數年月雖高置諸旁座出金多者世數年月雖下陞諸正座直是貧富之等耳不可為訓

祠重南向東次之西又次之北為最下

朱子家禮論祠內東西南北不以子午綫為定凡前為南

後為北左為東右為西住宅亦如是

祭祖用飯祭神或不用飯

棗盛為祭品之最重安得祭神不用飯

祭時於牲品內各出少許載之灑以酒然後奉上謂之掛盞

此意甚古唯行

之者多不察其故耳論語鄉黨雖疏食節朱注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按周官太祝辨九祭鄭注云皆謂祭食者賈疏云將食先以少許祭先造食者故謂之祭食又特牲少牢禮皆曰祭於豆間此鄉黨朱注所本也然則今人於赴席時其首席先將杯酒灌地少許然後飲亦是此意

稱壽重十亦間有重一者七十一八十一然後稱壽也俗又云男重齊頭女重一至舉行雙壽以男之年月日爲定如男七十女或少數年多數年均可謂之雙壽妻從夫之義應然爾

擇繼多濫由來久矣從今以後宜擇其至親者取昭穆之相承若無至親可擇要擇其同宗者甚或同姓不宗未爲無說

春秋襄六年莒人滅鄆公羊傳

及五代史義兒傳宜讀也又按一子承二祧爲乾隆間特制之條其禮意當是入繼時本生父母別有子入繼後本生父母之子死父母無繼則前之入繼他人者然後行兼祧之事服色相等非本來獨子之子可以繼也道光九年獨子之子亦可分祧兩房禮意又一變矣

擇繼者生擇死應無子之夫婦但有一在生以何人爲繼由其自擇是爲生擇兩人均死及早未嘗擇定則按定次序以其最親之昭穆應繼者繼之無得以意爲進退是爲死應以防交爭也世俗往往因家產之垂涎爭繼致訟者多矣俗又有所謂任鬪撥者

鬪作全間屋見下方

言絕其舉家之嗣忍而入繼不惟有愧良心抑亦爲招奸引盜之媒